



流亡在赤道線上

胡金之 沈蕤九

流亡在赤道线上

胡愈之 沈兹九

流 亡 在 赤 道 线 上

LIUWANG ZAI CHIDAOXIAN SHANG

著 者：胡愈之 沈兹九

封面设计：叶 雨 马少展

责任编辑：周健强

出 版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发 行：新 华 书 店

印 刷：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

787×960毫米32开本 4.5印张 66,000字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600

书号 7002·91 定价 0.79 元



胡愈之、沈兹九一九四六年摄于新加坡。



胡愈之、沈兹九经三年零八个月
的流亡，从苏门答腊重归新加坡，住
陈岳书家中时摄。



在苏岛流亡的一群文化人，一九四九年由新加坡回国途中，在香港摄。前排：邵宗汉、张绿漪夫妇及其长女椰子。后排：汪金丁（左一）、张企程（左二）等。



左起：张楚琨、胡愈之、沈兹九
解放初摄于北京。



蘇州、無錫、常州、鎮江、揚州、南通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

共軍進襲石莊城郊
完成圍陝延安陣勢
蘇無錫常州鎮江戒備

【中央社訊】蘇州、無錫、常州、鎮江、揚州、南通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

分化蘇南敵寇
保土黨火燒特委
光復軍威震不韌

【中央社訊】蘇州、無錫、常州、鎮江、揚州、南通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

海內寄談
法軍越起
大國死亡
朝鮮之變

【中央社訊】蘇州、無錫、常州、鎮江、揚州、南通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

光復軍威震不韌
蘇州、無錫、常州、鎮江、揚州、南通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

大國死亡
朝鮮之變
法軍越起
海內寄談

海內寄談
法軍越起
大國死亡
朝鮮之變

法軍越起
大國死亡
朝鮮之變
海內寄談



真的美教會和領袖的面子

【中央社訊】蘇州、無錫、常州、鎮江、揚州、南通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

真的美教會和領袖的面子

【中央社訊】蘇州、無錫、常州、鎮江、揚州、南通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

第三十八期

【中央社訊】蘇州、無錫、常州、鎮江、揚州、南通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

真的美教會和領袖的面子

【中央社訊】蘇州、無錫、常州、鎮江、揚州、南通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

真的美教會和領袖的面子

【中央社訊】蘇州、無錫、常州、鎮江、揚州、南通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、海門、如皋、通州、興化、靖江、泰興、海安、東台、鹽城、阜寧、射陽、大豐、大豫、南匯、金山、松江、青浦、嘉定、寶山、崇明

胡愈之創辦并
主編的《南侨
日報》、《風下》
周刊。

目 录

流亡在赤道线上

沈兹九 1

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

胡愈之 41

南洋杂忆

胡愈之 79

后 记

张楚琨 124

——记胡愈之、沈兹九
在南洋的战斗和流
亡

流亡在赤道线上

沈 兹 九

再见吧，新加坡！

赤道上的晴空，它的美丽明朗，是生长在温带的人所不能想象的。月亮特别亮，白云特别白，蓝天特别蓝，太阳也特别热而烈。我在杭州上海、在北平、在汉口、在重庆从来也没有看到过那样美丽的天空。

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，新加坡的天空，却特别例外，整个天空布满了死灰色的云，往常遇到这样的天色，就会来一阵狂风骤雨，一霎时，雨过天晴，回复了先前的美丽；然而今天却不！飞机一阵阵象黑鹰似地在死灰色的云层里盘旋，没有警报声，也没

有高射炮的声音，因此有人说这不是敌机，一定是英国的飞机，也有人说美国的援兵到了，是美国飞机；甚至有人说中国的飞机来了。马路上满是垂头丧气、装备不全的印澳兵，（印澳兵是英国的雇佣兵）谁都已经知道，这是前线退下来的败兵或者是逃兵。

傍晚，天气闷热得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，由于灯火全管制，到处一片漆黑。

我们在中峇鲁寓所的小小客厅里，坐满了文化界参加抗日工作的朋友们，大家在蓝色防空灯光下，交换着一天新得的消息或意见：

“几年前浩浩荡荡从伦敦航行过来的新加坡活动船坞，有人看见已经开回去了。”

“英国人故意用一两只军舰，装满了士兵，在莱佛士码头上岸，宣传着今天援兵到了多少多少，实际上，这些士兵在热闹的马路上溜了一个转身，在别一个僻静的码头上了船，退回去了。”

“自从开战以来，总是英国军队拼命的后退，日本军队在迎头跟着赶，矮脚佬赶长脚佬，彼此相距只是几十英里，或一百多英里，根本没有打。打仗而不打起来，怎么能叫打仗？我的家乡有句俗话：‘长子看戏，矮子吃屁’。这次打仗倒是‘长

子放弃，矮子运气’。英国已经存心放弃马来亚，但是为了掩护撤退，不得不叫‘打！打！打！’”。

“是的，他们把拍卜汉海军上将调回，重新调白思华中将来敷衍现局，白思华重来，就是做投降的准备的。”

“记得当太子号主力舰被击沉了的第二天，邱吉尔在广播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话：‘这是很沉痛的事，将来也许还有比这更苦难的遭遇。’现在想起来，这就是要放弃新加坡的预告了。”

“英国有计划地要放弃新加坡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。新加坡是马来半岛上的一个‘牛角尖’，说不定明天、后天或再多几天，英国撤退工作做完以后，就放弃了它，那么我们这些只拿一枝笔杆，还站在牛角尖上大叫抗战的人，等于自己伸直了颈子，等待敌人来斩我们的头，不是太傻了吗？”

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谈得非常热闹，郁达夫先生突然闯了进来，神色很紧张，这时我坐在门旁，见他进来忙拖一把椅子给他坐。他坐了下来，看屋子里人很多，就轻声对我说：“李小姐（李小瑛女士当时担任新加坡广播电台播音员，是我到新加坡后的新交——笔者注）要我通知你一声，她

去吧城了。新加坡的广播电台搬去吧城了，我们得有个准备。”

“郁先生，新加坡不久要被放弃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，广播电台搬吧城更加证明大家猜想的不错，刚才大家正在讨论这个问题，你来得正好。”我说。

“郁先生，那么你打算怎样？”郁先生对我讲的时候，虽然声音很轻，因为屋子小，大家都听到了，坐在对面的愈之这样问他。

“我正想和大家商量一下，不过此刻我还得去报馆，总之我们不能再留在这里，去附近找个冷僻地方，或去荷印，请大家商量一下，你们去我也一同去。”他说着匆匆走了。

“我是不能走的，新加坡抗战一天，报纸得出一天，我怎能走呢？”愈之说。

“报纸的寿命也不会很久了，无论如何你得走，我们不值得这样牺牲。”张楚琨君激昂地说：“落荒到附近的山芭里，不是办法，你们都是所谓外江人，言语不通，一下子就会暴露出来，最好是去荷印，能赶到吧城更好，我们还可以参加工作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改名换姓在苏门答腊的山芭里，比隐在马来亚好，那里认识我们的人不

多，至于交通工具，刘武丹先生大约有办法，我负责和他商量去，我们一起走。”

“到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跟着义勇军去打游击呀！”我提出了一个另外的意见。

“那不是个办法，游击战将来必然会有，不过以为马来亚可以建立象中国那样的游击根据地，在我个人看来未免太理想了，原因是这里没有象中国那样的农村，而只有森林。森林里没粮食，没有其它一切日用物品，英国人一向只鼓励马来亚人民种橡胶树，开锡矿，不鼓励生产食粮。所以在马来亚打游击，是十分艰苦的，另一个原因是大家身体都不十分结实，加上还有上了年纪的人而且又不是本地人，怎么能够隐在那些地方呢？那是万万不可能的。”

这话好象成了一个自然的结论。

.....

夜半重炮声愈来愈响，愈来愈密，轰得屋子似乎摇摇晃晃，人疲乏得只想睡，但是炮声不容你睡得熟。

隔邻的小孩，被炮声吓得终夜号哭着。

第二天的下午，马路上的溃兵更多，敌机在市郊掷炸弹，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宣传

队，一队队在街市演讲。我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妇女部，没有一个人到会，只好茫然归家。这时愈之匆匆忙忙回来说：“今天刘先生和几个朋友送家眷去苏岛，有船，你们同去吧。赶快准备行李，不能多带东西，只几件随身衣服就够了。船已经有了，是木船。”我听了有些着急，问他：“你呢，一同走吗？”他抹着额上的汗说：“你和绿漪先走，我把事情料理好了随后来。总之，你们得先走，不要迟疑了。事情真使人愤慨，陈嘉庚先生昨天向英政府接洽，要求政府准备船只，于必要时撤退星华抗敌动员会的工作人员，总督回答的是：‘没有办法’。真是岂有此理。你赶快准备吧，等一下他们会用车来接。”我听了呆了半晌说：“过一两天同走吧”。愈之急得顿着脚说：“大家都走这条路。楚琨的夫人也同去，我和楚琨、刘先生随后就来。”

到星市郊外的刘家，天已黑，知道船要明天天亮前开行，以免遭敌机轰炸。

木船既高又大，据说过去是运输木材的。女人、孩子足有四十多人。我想真糟糕，这样一只呆船，怕它走起来，比牛还要慢，一天不知道能走几里路。所谓目的地石叻班让，不知道究竟多

远。刘先生、愈之、张楚琨都送我上船。船开行了，原来还有一条摩托船拖着走。太太们都哭了，孩子们也跟着号。这一霎那，谁都心里在自问：“生离呢？还是死别？”

摩托船，那么小，拖着大木船，好象一只小蚂蚁拖了只大爬虫，很费力。领队的黄奕欢先生说：“虽然这样两条不中用的家伙，化了不少钱和不少口舌才得到的。英国人都把船只控制起来，民间要不到！不过刘先生还弄到一条小电船，预备和愈之先生一同走，陈嘉庚先生今天已走了。”

离开了新加坡市区，天才大亮，天空有三道黑烟。据说三个油池在自烧，我明白这几天，终日灰黑的缘故。

“敌机来了！”船夫在叫：“大家赶快躲进船头或船尾。”接着又是一阵女人和孩子们的低哭声。

敌机三只一批，九只一批，随意乱飞，海面上看不到一只英国的军舰，也听不到一声高射炮声。

到了下午三点多钟，那只小摩托停了下来，原来它要回新加坡去了。据说原来讲定，只拖六小时，现在它总算多走了。这是政府的船，原是多方设法才得来的。只好让它走。

幸喜是顺风，船夫张起了破帆，听任这笨家伙自走。我问黄先生：“我们几时可到？”黄先生的回答把我吓呆了，他说：“用摩托明天一早就可到，现在就得靠天了。”

第二天，没半点风，爬虫就此不动了，敌机依旧在天空盘旋。大约他们也吝啬炸弹，不屑炸这只木船。我们总算幸免吃弹！

船第四天才到石叻班让。验过关以后，黄先生将我们在他的同乡家里安顿下来。

据估计，愈之他们一行人也应该到了。因为他们人不多，预备着的是一只电船，一天一夜就该到了。果然，就在我们到达石叻班让的当天晚上，愈之他们也平安到达了。

到保东，去木廊

从石叻班让到另一海岛——望嘉丽以后，我们原打算到爪哇，希望在爪哇能找到船回国。没想到受到了阻碍，真是进退维谷。深夜，听到爪哇方面联军电台的广播，宣布新加坡失守。新加坡和望嘉丽只一水之隔，敌人随时可以登陆，大家都忧急得彻夜难眠，幸亏遇到一位名叫陈仲培的侨领，我们都叫他“山人”。

山人是一家电船公司的经理，来往于保东和望嘉丽之间。他让我们到保东他家暂避风头。他们一家人十分热情招待我们，让我们住在他家隔壁的一个房间里。

保东村是个没有开辟的小村，村前有条小河，十分幽静。整个村庄只有两三家华侨，此外都是印尼人。我们开始学印尼文。愈之是懂世界语的，我和郁达夫都懂日文。印尼文同日文、世界语有相同的地方，是同一语根，只要前面、后面的字变动一下，就是另外一字。同时，我们经常请教印尼一位老人，跟他学印尼小学读本和其他书籍。我们觉得学起来很容易。郁达夫是有语言天才的，他学得最快，除了学印尼文，他还写了不少诗。

但是好景不长，近来风声很紧，日本人要来接管附近岛屿。山人虽不讲，但我们这六个外来人住在那里是不大妥当的。于是我们决定分两批，纪元和达夫到离保东十里远的一个小村，名作彭鹤岭。计划在那里开个小杂货店。郁达夫改名叫赵德清，做小店的头家，王纪元改名为汪国材，作店里的伙计。听说那个村只有数十户人家，周围都是没有开辟的森林。他们俩把剩余的钱买了大米，隐蔽起来，作长期打算。